

9年前,7名先遣队队员顶风冒雪挺进喀喇昆仑之巅,在寸草不生的雪原扎下3顶帐篷,让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哨卡。先遣队队员之一的马双喜退役后,选择在哨卡附近的县城当了一名警察——

河尾滩,只想离你近一些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河尾滩边防连退役士兵 马双喜



讲述·老兵心路

一张夹在钱包里的照片

脱下军装穿上警服3年多了,我还会时常想起在河尾滩守边防的日子。

今年春节前,我和河尾滩哨卡的老战友视频,刚到哨卡的新兵凑到手机屏幕前祝我新年快乐。看到他们被紫外线灼伤的脸,我有些心疼,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是笑意盈盈,开心得很。

2012年春节,河尾滩哨卡还没通手机信号。那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当时正值封山期,直到4月份,那封信还压在我的枕头下,没有寄出去。等到开山后,我在信里附了一张第一次在河尾滩哨卡过年的照片寄回家,照片后面写有“海拔5418”的字样。

如今,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钱包里,让我不时回味,我的人生中有过一段驻守全军最高海拔哨卡的经历。

还记得,2010年11月,上级命令组建连队前往河尾滩建卡,我成为第一批被抽调过去的骨干。我们知道,要想在高海拔的“生命禁区”扎下根,就必须练就一身“钢筋铁骨”:洗脸时扎在脸盆里练憋气抗缺氧,雪地里赤身搏斗练抗寒……在山下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强化训练后,全连官兵终于盼来了前往河尾滩建卡的命令。

连长于少林刚宣布完命令,作为老班长,我用力向前踢出一步,第一个出列请战。

紧接着,我听到接连不断出列的脚步声。连队所有官兵都向前踢出一步,挺胸站直。

没有一个人不想去完成这项艰巨又光荣的任务,去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最终经连队党支部决定,由时任指导员彭义带队,选派6名战士组成建卡先遣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翻越达坂后的那片荒芜

2011年5月20日,我们7人先遣队乘车向预定地域出发,载满物资的运输车鸣笛通过营门口,沿着219国道向河尾滩驶去。

5月的喀喇昆仑,山脚下已是春暖花开,但当我们的车队翻上第一处达坂时,高原瞬间“变了脸”,天色灰蒙蒙的,

还飘起了雪花。

那时常听老兵讲,“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这条“天路”——新藏线219国道,雄奇,更险峻。然而,再难走的路我们也要想办法通过,海拔再高的达坂我们也要翻过去,因为那里是我们建卡的地方。

从车窗往前看,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雪山达坂,车窗的一侧,是陡崖峭壁,另一侧,是断崖深谷。车队行至麻扎达坂,车辆装上了防滑链,车速明显降了下来。

“麻扎”,维吾尔语里“坟墓”的意思,其艰险不言而喻。车队走到这里时,路面都已结冰,河谷中有几辆汽车残骸。坐在驾驶室里的我,眼睛紧紧盯着前方,一边预判道路情况,一边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

好不容易攀上达坂。下达坂时,前方迎面驶来一辆地方运输车,因轮胎打滑,路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刹车印。指导员在对讲机里大喊:“前方一辆大货车打滑,所有车辆停止前进!”运输车上的维吾尔族司机从车上下来,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拿起铁锹、钢钎将路面的冰雪铲除。司机再次启动车辆,小心翼翼驾驶,每经过我们车队的一辆车,他都鸣笛致谢。

路途的艰险,没有消磨我们的斗志。在沿途兵站短暂休整后,5月22日,我们向着海拔5400多米的预定地域挺进。

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突降暴风雪。暴雪砸在挡风玻璃上,瞬间结成冰,把雨刮器冻住了,驾驶员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我和指导员下了车,一左一右拿着铁锹,踩着积雪跌跌撞撞走在前面给车探路。

顶着暴风雪,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风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手脚很快冻得失去知觉。我们7个人轮换着探路,十几公里,跋涉了4个多小时。

驶过一处河滩,我们终于到了这片荒芜之地:地处河滩尾部,所以名叫“河尾滩”。

当五星红旗插上山顶

我们的眼前,是一片铺天盖地的白茫茫。上等兵孙俞问指导员:“就是这里吗?”指导员仔细看了一下军用地图,确定地说:“没错,这里就是我们建卡的地方。”

我们7个人虽早已筋疲力尽,但顾不上休息就开始搬运、安装、固定帐篷。大家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吃了丹参滴丸缓解缺氧症状。砸地钉时,

已经没有人能抡得起大锤。河尾滩风大,如果地钉不固定好,大风很容易将帐篷掀翻。

指导员坐在地上,抓起石块一下一下使劲砸着地钉。我们学着他的样子,拿着石块开始砸。

“铛……铛……”起初,听着砸地钉的动听“旋律”,大家还笑个不停,可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里的地面太硬,地质学家称之为“永冻层”。

第二天凌晨4点,3顶军用帐篷终于挺立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茫茫雪原中。

睡前,我们只吃了一点冻得发硬的干粮,所有人头昏脑涨,根本睡不着觉。第二天上午,搬运物资结束后,战士孙俞和张鹏桢就因为突发高原肺水肿,被紧急送下山抢救。

为了将国旗插在“永冻层”的最高点,我们开始攀爬山脊。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们的心跳加快,不知是因为那份激动,还是因为高原反应。

临近山顶,缺氧让呼吸变得愈发困难。我们闭上眼深呼吸,在心里一遍遍鼓励自己:“坚持!坚持!”登顶那一刻,大家仰起头用拳头捶打胸膛,举枪高喊,像是打了胜仗的勇士。

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河尾滩时,我们完成了先遣建卡的任务。那一刻,我哭了,眼泪冻在睫毛上,灿烂的阳光透过鲜红的国旗照在我的脸上。

自此,中国军队边防哨卡的最高海拔上升到5418米。

苦着苦着就甜了,守着守着就爱了

我们在寸草不生、藏羚羊都待不住的喀喇昆仑之巅扎下了根。后来,哨卡陆续修建了新式营房,大家吸上了床头氧,吃上了绿色蔬菜,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只是,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未改变,8级以上的大风依然从年初刮到年末,平均气温零摄氏度以下,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紫外线强度高出平原60%。巡逻路上,我们要踏着半米深的积雪,翻越常年不化的冰川,蹚过刺骨的冰河……

我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巴依尔。2016年年初的一次执勤任务结束后,狙击手巴依尔出现头痛、胸闷等高原反应。在高原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巴依尔并未在意,因为在河尾滩,这些症状很常见。

直到第三天,巴依尔突然昏迷,被紧急送往400多公里外的高原医疗站。那几天,我们守在电话旁,等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脑水肿、心肌炎,医生全力抢救,还是未能留住巴依尔年轻的生命。后来,23岁的巴依尔被安葬在海拔4280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

“生在喀喇昆仑为祖国站岗,死在康西瓦为人民放哨。”在康西瓦烈士陵园,镌刻着“叶尔登巴依尔·红尔”名字的石碑,是陵园里的第107座墓碑。之后每次路过康西瓦,我都会到巴依尔的墓前

给他点上一根烟,坐下来和他聊聊天。

苦着苦着就甜了,守着守着就爱了。驻守过河尾滩的战友都明白,高原条件虽苦,但祖国的每一片领土都要有人来守卫。何况,这是一种独特的光荣经历:能有几个人,在“离星星最近”的巡逻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驻守河尾滩5年的时光转瞬即逝,12年的军旅生涯也走到了尽头,我心中怅然若失。我从巡逻路上捡回一块“鸡蛋石”作纪念,因为这里有我的青春,我的亲人。

2016年12月,我退役后在距离哨卡最近的县城当了一名警察。有人曾问我,都在山上守了5年,还不够吗?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这样离哨卡会更近一些,如果有需要,我还能冲上去。

每次看到上山的军车,我都会挺直身体,朝他们敬一个标准的军礼。同事们疑惑,我对他们说,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比珠峰大本营还高出218米,是全军海拔最高的边防哨卡,卡点就是我们建的。那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一生都会为此而骄傲。

(唐 帅、本报特约通讯员牛德龙整理)

图①:建卡初期,河尾滩哨兵在简易哨楼旁站岗。

图②:风雪巡逻路上,官兵休息时啃干粮。

图③:爬雪山,蹚冰河,一次巡逻便是一次生死考验。图为后来牺牲在河尾滩的战士巴依尔弓着腰,让战友踩着他的背攀上岩石。

河尾滩边防连官兵供图

贴心关怀 用心服务

■吕高排

一年多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前不久,笔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遇到了刚刚办理完移交手续的军休干部贺瑞祥。贺瑞祥是甘肃籍,从驻京某部副师职岗位退休后,因为落户遇到些问题,本想向上级反映情况,没想到在服务中心咨询后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更近的距离,更好的服务。2019年2月,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成立,逐步承担起信访接待、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扶、走访慰问、权益保障等工作。按照部署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细化工作方案、采取有力措施,各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2019年8月1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退役军人服务站,一群退役军人自发肃立在军人誓词墙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后湖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是湖北省首家退役军人综合服务平台,可以开展党建教育、优抚帮扶、进行技能培训、政策咨询。来到这里的退役军人说,这里就像我们的家。

和湖北省一样,退役军人服务的“一盘棋”在全国各地悄然布局。山西、福建、河南等20余个省(区、市)及时印发相关指导性意见和规范性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军地通力合作下将专武干部充实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天津、河北等省市向社会公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职能职责和服务清单,主动接受监督评价……2019年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63.5万余个,基本实现从中央国家机关到村(社区)6级服务体系全覆盖。与此同时,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五有”要求也基本落地。有效衔接、上下贯通,“四梁八柱”的全面立起形成强大合力,促使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由体量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2019年9月,浙江省桐庐县退役大学生士兵戴一帆、潘奕男给浙江省主要领导写信,称赞家乡“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给他们带来巨大便利。“我们退役返乡当天,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在1个窗口完成户口登记恢复和身份证、市民卡办理等事项。外地的战友们听说了这件事,纷纷点赞‘浙江速度’。”

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创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2019年,退役军人服务系统通过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创建“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推动实现“矛盾就地化解、服务精准规范、管理日臻完善”,助力构建退役军人领域基层治理新格局。

这只是一个缩影。让退役军人暖心,让现役军人安心,让党和政府放心,各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着力营造尊崇关爱氛围。广东省、陕西省为退役军人发放战友联系卡,完善一人一档信息动态网格化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退役返乡必访、立功受奖必访、英模典型必访、重要节日必访、遇到困难必访、重大变故必访等“六必访”活动,及时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

全新体制,全新机构,全新职能。据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加强基层建设,夯实基础工作,提升基本能力,确保各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由“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转变,满腔热情、倾心尽力为广大退役军人服务。

青岛退役军人“逐梦深蓝讲师团”进社区宣讲海洋国防——

走进春天 拥抱海洋

本报讯 李海霞、于怡报道:4月18日,全国首个由海军退役军人自发组织的海洋国防教育社会团体——“逐梦深蓝讲师团”,走进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街道湘东社区,举行了一次“拥抱海洋·聚焦国防”宣讲活动,内容包括近百幅海洋、海防优秀作品组成的“大国海疆”摄影展,参加过亚丁湾护航的海军“青岛舰”原副舰长张楠讲授的海洋国防大课堂,以及深受孩子喜爱的海洋贝壳展。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社区居民分批次参加了活动。

2012年,在海军“石家庄舰”原政委林风谦的倡议下,一批有责任心的海军退役军人组建了“逐梦深蓝讲师团”,走进学校和社区开展海洋国防教育。据了解,“逐梦深蓝讲师团”现有成员22人,全部为来自海军各战线的退役军人。8年来,讲师团先后在四川、山东、江苏、河北、浙江、贵州等15个省市中小学开展教育活动,共为200多个学校和社区的9万余人授课,帮助群众了解海洋知识,提高海洋国防意识,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连续6年,张大生邀来他的10位新四军老兵“父母”相聚

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郭建光/文 王 真/图



10把椅子,只等来了6个“主人”。

4月4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竹沟革命纪念馆,“中国好人”、退役军人张大生和他的10位新四军老兵“父母”再次相聚。由于4位老人已经去世,张大生(后排)就和健在的6位老人以及4张遗像一起,拍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在纪念馆的雕像前,102岁的何国增、98岁的梁忠贤、97岁的周生鸣、96岁的陈德金和张堂以及95岁的张中耀,连同抱着吴官宪、黄具法、徐德西、郭景科4名老兵遗像的志愿者,共同默哀3分钟。

“这些新四军老战士,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保家卫国立下功勋。如今,他们的愿望就是每年相聚一次,共同缅怀牺牲的战友。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实现心愿。”2013年,驻马店市确山县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张大生,从媒体上看到“寻找抗战老兵”的新闻后,萌生了寻找确山县抗战老兵的念头。几年来,张大生坚持寻找抗战老兵,视他们为“父母”,为他们提供帮助,修葺房屋、送米送面。“不是我慰问他们,是咱爸咱妈用一言一行教导我保持军人本色,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相聚总是短暂。由于疫情防控要求,大家无法像往年一样聚餐畅谈,张大生附在每位“父母”的耳边讲明情况,相约来年再聚。